



修缮后的上海总商会旧址。摄影 / 沈琳

得陈旧。上世纪90年代后，建筑一度被闲置，淡出历史的舞台。

2011年，华侨城苏河湾启动上海总商会修缮保护工作，邀请多位专家及十多家专业机构参与。历时7年的修复，三层楼高的清水红砖墙，两层通高的壁柱上装饰着古典主义特征的典雅花饰，三角形、半圆形山花窗楣……修缮后的上海总商会，与背后全球第6家宝格丽酒店相互衬托。如今，它被用作宝格丽酒店的宝丽轩中餐厅、500平方米的宴会厅和威士忌酒吧。

上海总商会修缮项目总设计师、OUR都市再生设计研究院创始人、CEO凌颖松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表示，上海总商会曾有过一段“辉煌时期”，迎接过美国商会代表团、筹办过中国国货展览，举办外交讨论会议等等。它还连续组织中国展品参展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、1926年费城世博会，并协助参与了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，为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。这里是当时显赫的工商界名流的聚会之地，见证了上海民族工商业发展史和革命史的发展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上海总商会经历过几次变迁，先后用于上海电子管厂、联合灯泡厂、上海市电子元件研究所的生产和研究，建筑的结构形态也因此发生了较大改变。主楼的坡屋顶被拆除，加建了一层钢筋混凝土楼层，建筑由三层变为四层，加建部位与建筑的整体风格不协调；位于北苏州路的门楼，由于当时房屋资源紧张，多处被改建和加建，内部被隔成多个隔间，屋顶被加高了一层，门楼主立面顶部“上海总商会”几个大字被抹去。

“当初在竞标这个项目时，有国外设计公司从可识别性的角度，提出了建筑修缮的观点，即采用相近的材料恢复屋面的体量关系，新旧各自为营，同时和谐相处。”但在凌颖松看来，

上海总商会作为近代上海工商业的缩影，经历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商业的历史变迁，这段历史是这个城市重要的历史记忆，“每一次修复其实是对城市DNA的探寻。‘重回世界巅峰’，很契合今天上海需要的城市精神，以及城市发展的状态，也很符合当下的一种人文和社会取向”。

因此，凌颖松大胆提出了他们的修缮思路和设计方案：把上海总商会修回它的“荣耀时光”，“我们用的不是一种反思的手段，而是一种传承和延续的手段来思考建筑，没有留过多的沧桑或者碰撞”。

被“削掉”的斜坡又重新回来了，上海总商会恢复了位于南入口之上的三角形山墙和精美雕花，连当年的烟道通风口都在大楼顶部得到了还原。

据《上海总商会新建议事厅开幕纪念册》记载，这幢大楼聘请了上海颇有名望的英国建筑事务所通和洋行负责设计。1920年前后，沿北苏州路扩建了门楼作为上海总商会的主入口，以及一段水刷石围墙，以连接主楼和门楼。

2016年施工阶段，工人清理破损的围墙时无意中发现：水刷石下面竟然还保存着清水红砖。凌颖松和团队接到反馈后连夜查阅资料，才知道原来早在1921年，围墙材质还是清水红砖，但到了1927年围墙加固时，外面被附上了当时流行的水刷石。

为了尊重历史的原貌，他们紧急调整了方案，将被水刷石覆盖的清水红砖细细剥离出来，与另一段水刷石围墙并置，将不同阶段的历史痕迹于一墙凝固。

修复团队保留了1920年代刚刚建成时的门楼的样式，也保留了知青返乡后蜗居上海的城市痕迹，还保留了“文革”时期的标语，以及上世纪90年代电子元器件厂的一些安全生产警示。凌颖松表示，四个历史年代都在同一空间密集地碰撞，“每一代人都可以在这里面读到他所处年代的故事”。

凌颖松说，“希望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市民，他们双手触摸到的窗户，脚踩的瓷砖，抬头看到的雕花，都是100年前的原物，他们因此可以产生一个穿梭时空和历史的共情。而这才是‘建筑可阅读’最有魅力的地方”。

“上海总商会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，但在园林处，它又用了中式的太湖石装饰。而翻看老照片，你会发现总商会的这些董事们，每年合影大多数人穿的都是中式服装。这其实就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既希望融入国际秩序，又希望能保持自己民族的内核的想法。”凌颖松说，总商会的一楼当时也建造了商品陈列所，鼓励大家支持国货、抵制洋货，“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如‘五四运动’、‘五卅运动’都有着它的身影。”